



# 光芒旅程 Over the light

萧婷 著

一个关于宿命与隐罪的故事

如狂魔席卷，人性之善如崇山水涧，而对于爱意的向往与依存，永远都在我们内心深处，穿越时空，跨越星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 光芒旅程 Over the light

萧婷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光芒旅程 / 萧婷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08-7717-9

I. ①光…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9079 号

## 光芒旅程

---

作 者 萧 婷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717-9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十五岁那年，大抵是脑洞使然，如梦如幻飘摇的内心中，构想了这个关于宿命与隐罪的故事，背景架构于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世界之上。

这本小说最初的手稿字数不及十万，写毕，我将每个章节装订一体，用寻常报纸包裹，收于档案袋内，压于旧箱潮衣之下。料想此出莫不过是心血来潮，狂野之笔，不见天日终成追忆。然而念念不忘，必予回响。光阴似箭，山风海雨，岁月孤行。我早已成长，于旧日手稿，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毕业次年，我将这本沉压箱底的手稿进行二度创作，仿佛回到过去，与十五岁那年忧郁彷徨的我并肩作战，将原本不足十万字的小小说修改打磨，增补完善，成为如今的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此间仿佛与主人公共同经历了一场场光怪陆离的旅程。温情与追思，血腥与残酷，人性之恶如狂魔席卷，人性之善如崇山水润，最极端的恶往往与最纯净的爱相对立，而对于爱意的向往与依存，永远都在我们内心深处，穿越时空，跨越星辰。

小说或具象或意象地展示了一个极为奇观式的世界。其中不乏对于时间与意识的无限遐想，用西方的外衣裹挟了一个极具东方内核的故事。

在此，我要感谢相助的贵人，王先生（他希望我低调一点不要写出他的全名），谢谢他能够全力帮助我实现曾经的出版梦，了却时不我待的哀愁；谢谢温开旭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搭桥牵线；谢谢王铭乾同学为本书所描绘的封面。当然，也谢谢每一个读者。

此书能够顺利出版，也给十五岁那年的我一个完满的回馈。毕竟本书是当年的我和现在的我一起创作的，我们以梦为马，以字为缰。在我快要遗忘十五岁那年的自己时，通过手稿再次找回了岁月洪流中差点丢弃的温暖与感动。她当时经历的可是怎样的孤独啊！我一直很想向大家介绍她——内心丰富，思维活跃，古灵精怪，生性敏感。是她的独立和独到，坚强和坚持陪我走过花季。时至今日，我应该开怀地跟她说，谢谢你啦，我的好伙伴，大家都认识你啦，当初你留下的未完印记，我们终于一同完成，合作愉快！

萧 婷

2018年5月4日 清晨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隐机  | 001 |
| 第二章 异变  | 017 |
| 第三章 谜题  | 035 |
| 第四章 异光  | 048 |
| 第五章 面对  | 088 |
| 第六章 悖论  | 105 |
| 第七章 弱者  | 137 |
| 第八章 恩赐  | 154 |
| 第九章 不灭  | 176 |
| 第十章 赴约  | 198 |
| 第十一章 府邸 | 225 |
| 第十二章 回溯 | 255 |
| 第十三章 指环 | 264 |
| 第十四章 源起 | 313 |
| 第十五章 回家 | 329 |

## 第一章 隐机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常常会联想到某处废墟，某处不可侵犯的地带，在俗世之外屹立。你们中的一人，也许会披荆斩棘，朝那处阴云密布之地前行，那里埋葬了心爱之人。那里曾经如此辉煌，就像一座不倒的城池。你们中的一人，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路过荒芜之地，接着，你们会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在彷徨中沉思，在呢喃中消沉，而你若倾心细听，你将心存怜悯。

有人会记得这处地方，在很久之前，他们会用一种怪诞而又绝望的口吻提起它。后来人们懒得猜疑这里的种种迹象，平静地远离这如银河般遥远的边境地带。在流淌过他们身旁的寒风中，故事会流传，也会破败，但绝不曾消逝。

里德府确实是一个古怪的地方，时过多年，这份古怪就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

从环境与地形上看，这块土地占有很大的优势，毗邻梦加里德河，东靠马蒂山丘，西侧便是提姆斯密林。在这处偏远之地，财富竟源源不绝地涌入古堡。不过那早已是数世纪之前的事情了，小镇上的人们一知半解，对恐惧中的事物并不全然深知。实际上，他们更乐意在道听途说中感到心满意足。

里德府的铁门坚硬，庞大，雕刻着张牙舞爪的怪物。人们可以在大门之外便将其中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事实上，在法国温切斯尔小镇上，多数人是忌讳这样的雕筑的，尤其是教会人士，他们厌恶不可一世的体面与张狂，也厌恶偷吃贡果的孩童。然而里德府实在离镇中心太远了，当地人姑且可以当其为一个小岛，大可不必对此糟心万分而又歇斯底里，毕竟你得费劲全力才能靠近那处怪异之地。

进去后看到一条奇形怪状的小河，盘曲在阴沉的土地上。蜿蜒的分支如披散

在大地的长发，指不定流向什么样的大海。在河的对岸排列着十几棵体积巨大的榕树，它们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着机械般的身躯。在这些树的背后，隐藏着更多更加怪异的山毛榉，树上几乎掉光了叶子，在周期更替中长出新鲜的树叶，时常会有鸟在这里飞过，几乎都是身上泛着不详之光的乌鸦。

你可能会在大门前漏掉最庞然的景象——里德庄园，或许是因为它太阴森，太高大，以至于让人在黑夜中忽视它的存在。

古堡表面是用牢固的基石筑起的高墙，一层更胜一层高的巧妙设计，加之灰暗的色泽，容易让人联想到溃烂的糕点。古堡脚下有几棵形似挣扎的枯树，极其有力地簇拥着建筑主体。数世纪以前，它可是当仁不让的豪华庄园，连年丰收的小麦使大地铺上了一片醉人的金黄。好景不长，这里的种植因土地干燥引发的产量下滑，并且无从改善，很快地，麦田的金浪一去不复返，家族转而投资了别的产业，使铺在屋里的财富还能继续翻涌。

莽莽青山在远处隐约耸立，这里仿佛是幽谷的发源地一般，一条小道直伸变幻无穷的山野，雏菊丛的芬芳在空气中混合着温和的气息。大宅右边的小径蜿蜒而上，便是里德家族的祖先的安息之地，那些墓碑诉说着一段段让人心碎的历史，一些刻碑上的字迹已经很难认出，腐蚀在漫长的岁月里。湿润的泥土时常令大地雾气浓厚，与这些平静的亡魂不和谐地交缠在一起，恍惚中看不穿其中的身形。落叶与池水，怪异而又斑驳的地画，为晦暗不堪的氛围平添了一丝耐人寻味的奇异。

小河在算得上戒备森严的围墙边上流淌，在细微的缝隙间滋润着沙土，参差不齐的石块在大地上东倒西歪。许多年来，几乎没有外人接近此地。它像是一弯黑暗的虹，远远地出现在你的视线彼端，你能看见它，却无法触摸。

里德府真正意义上的古怪在于它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如此豪华的大宅居然没有一个仆人。这里没有电话、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以及电烤箱等等，你会怀疑自己是否在中世纪的城堡里面待着。这里唯一的象征性装修的就只有宽大的石柱形书架了，成千上万的书籍令人眼花缭乱，圆环盘旋而上，高耸入穹，抵足这里的五层楼梯。

其次，是数量惨淡的家庭成员。这很难让外人想象里德夫妇是如何生活下去的，或者说，他们如何习惯空旷而又寂寥的环境。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猜想



着他们与外界的往来——家庭的饮食全靠一周不断更替的货运司机送往这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很少有人看见过有谁去拜访他们家，这对热爱社交的人们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恐慌，几乎无人从他们宅门前那悠长而宽敞的道路经过。家族没落了，一些人想，也许是因为传说中的诅咒。

里德先生的父亲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不只是他，连续好几代都是，不是自杀，更不是他杀，这个不可容忍的话题也是大家都对他们避而远之的原因，从十五世纪中期开始，庄园最早的主人在这里生活，再到后来（也没过多久），里德家族所有的男人们像是中了诅咒一般，妻子产下的都是男婴，当独子出世后，丈夫们就再也没有生育能力，过不了几年就会离奇地死去。并且，没有任何的预兆，他们的死法都是一样的，死状可怖，扭曲怪异。

死亡，死亡，死亡……

一代又一代，男人们无法摆脱死神的笼罩，每当新生的男婴降临时，丈夫与妻子的感伤在心中不言而喻。丈夫想象着不久后妻子与儿子在自己的尸体上抱头痛哭，而自己的儿子在未来又会经历相同的遭遇，绝望会油然而生。

当然，有些敢与死神抗争的后代们渐渐在母亲的口中得到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想法——试图让自己不会得到婚姻——然而家族总要继承者，也许这是一种亢奋而又直接的冲动与渴望。他们的一生总会出现心仪的伴侣，哪怕人们惧怕这个家族，女人总会在他们风华正茂时如雨后春笋奇迹般地出现，男人们如同被妥协的困兽一般，哪怕会有死亡的代价。接着他们开始希望“女婴”的诞生，所有人认为生下女婴后才会改变家族的命运，然后，远离诅咒。

尽管，这是一个没有证实的迷信。

里德府的神秘在于凡是拥有血统的人们似乎都不可能离开这里，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不可动摇的，这里有隐秘的私有财产遗留给下一代的继承者。局外人无法想象他们的心情。时代前进的同时，他们吸收的外来文化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抗争，治疗，于事无补。他们一旦逃离这里，会遭到某种强烈的幻觉刺激，伴随着噩梦席卷而来。在数年之间，他们终将回归故园，娶妻生子。

时间是个躁动的静物，记忆会在其中被隐隐地吞噬。远处的天色逐渐暗淡了下来，和几个世纪之前一样，河面上耸起几块湿漉漉的光秃秃的大圆石，宛如史前水怪浮出水面的脊背。近岸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湿泥在暗水翻涌下，逐渐失

去了光泽。

现在，吉斯·里德与妻子芭芭拉·里德两人居住在这里。里德先生的母亲现居英格兰。芭芭拉与里德家族历代的妻子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甚至以死相随的决心而嫁给她钟爱的男人。家人从此与她断绝来往，谁也不清楚她们是怎么想的，在外人看来这是如此荒唐的举动。可是她们像是突如其来的狂乱与暴怒，仅仅一夜之间，义无反顾，带着酣畅的心境，奔往爱人的怀抱中。

1992年9月13日，星期天。温柔的天气降临在这个温切斯尔小镇上，许多婴儿都出生了，刚生产完的妇女们心情愉悦而又疲惫地躺在了洁白得不近人情的床单上。这家医院整洁有序，人们络绎不绝，时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鲜花穿插在苍白的走廊中，鲜亮一片。芭芭拉回想着几个小时之前的挣扎与痛苦，那真是在与恶魔匹敌，与死神作战。她的泪都快挤干了，最终还是晕了过去。而现在，她终于能躺在温床上，恢复已然受创的身体了。

房门被轻轻地推开，回过神的芭芭拉缓缓地坐了起来。吉斯急忙将她扶起，随来的护士双手抱着一个婴儿。男人脸上满是笑容，他用有力的大手托起护士手中的婴孩，放到床前。护士带着僵硬的笑容快速离开了。他伸出手指，不紧不慢地撩起妻子贴在前额的头发于耳后，并将脸庞探向她潮湿的脸庞，轻轻地亲吻了她。

“亲爱的，是……是个女婴。是个女婴！你看她多么漂亮！”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她抚弄着胎儿身上的裹布，像是早就知晓了答案。

芭芭拉的褐发在柔和的光线中闪闪发亮。她心潮轻涌，她只知道，她给了丈夫一个如此美好的礼物！

女婴那深邃而又平静的眼神直直地望着父亲。

“多妮奥，我们的友好后代。”他的声音颤抖。

“我现在要做个美梦，亲爱的。”她看着男人，对自己的女儿失去了兴趣。

周遭的空气如旁观者般沉默，赤裸地、毫无遮掩地流窜出微妙的变化。他将女婴放进摇篮里，慢慢地走到窗边，拉上了帘幕。他回过头去看见妻子闭上了双眼，没有任何表情，甚至无法触动任何的欣喜，或是暗地潜流的忧虑，他们彼此相伴的岁月里，很容易出现这种短暂的近乎失忆的状态，她快速地赶往自我的世

界里，把他抛下，留给他独自欢心的时机，而不在乎共享。于是他的心绪很快便会衰败下来，成为隐藏的郁结。他一时排遣不了的情绪，唯有在孑然克制中默默回温。他平静地守在妻女的身旁，直到她们双双进入梦乡。

六年后的春季，与往常一样，和煦温暖，一切除时间流逝之外并无多少变化。

“干燥的天气，倒霉透顶了！”坐在台前的一位穿银白色紧身衣的小姐不由得抱怨了几句。

这是小镇上的一家并不大的酒吧，在白天的生意同样火旺，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会及时地凑在一起聊天，他们乐意避开夜晚的喧闹，像是一群无业游民似的聚在一起安逸度日，倒是一种极佳的消遣方式。这个离英吉利海峡并不太远的温切斯尔小镇其实是很容易让外地人遗忘的，古老而幽深的气氛只会让希望隐居的人会在这一带长居下去。当然，如果你想亲近大自然，来这里是不错的选择。

酒吧在镇上小有名气，这家酒吧的主人名叫马德尔·佛克，他喜欢用最快的速度调酒。酒吧的名字叫“千岛之魂”，这个浪漫而又充斥着异国风情的名字是老板娘取的，她是个中东人，黑黄的脸蛋，高大的鹰钩鼻，随口可以像金鱼吐泡泡地冒出许多故事。她那干练的身手与准确的当地口音足以让你陶醉，这会儿她正饶有兴趣地和一个中年妇女聊天。

这时，一个高个儿的中年男人披着风衣，从门外跑了进来。他看上去像是丧失理智一般，喘着粗重的口气。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他的身上，他上气不接下气，似乎有许多话要说，酒吧立刻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了交流，无一例外。人们被他的来临不情愿地打断了对话。酒吧里的人们被他那莫名其妙的疯癫步伐惊讶得屏住了呼吸。他的举止夸张，表情扭曲。人们在轻微的惊吓中产生巨大的好奇，酒吧里只剩下了啤酒冒泡的声音，不过，仅仅只有一秒钟。

“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老板娘盯着他关心地问。

这位中年男子的面孔，在霓虹灯下逐渐显现了出来，他脸上的皱纹均匀地分布着，在光影的混合中显得阴沉不堪。他的眼睛似乎没有睁开，没有人看见他那滚动的眼珠子，它们像是受到了刺激而紧紧地眯成了两条缝。

“需不需要来五加仑的白兰地？”老板娘试图风趣地化解狼狽尴尬的局面。

“没人相信我……”他啜泣着，并无意识地晃着脑袋。

“怎么回事？”他身旁那位紧身衣小姐关切地问他，但她不太愿意看到他那痛苦的表情。

“里德府……天啊！可否让我歇口气，我受到了惊吓，发生了……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不合时宜地嚷道。

“什么？那不是早已过气的富贵家族吗！几个人窝在城堡里等吃等死。”老板娘嘲讽地说道。

“能否给我一杯烈酒？对，谢谢。”这位男子看着酒保快速地将酒杯送到他面前，他大口地吞下了一杯白兰地。

“我……我叫西佛拉斯。”他说，“今天，房主人死在了通往顶层的楼梯上。”他说道。

惊奇的是，没人希望改变话题。

“他是怎么死的？”有些人显得神情不安。

“我……事实上……我目睹了整件事的经过……一个小时之前，我突发奇想到一条僻静的小河边拍下那里的风景。我想抄条近路，于是我便到了里德府附近，只是在宅邸的大门之外……太恐怖了！”男子捂着脸说。

人们用疑惑的眼光注视着他。

酒吧里的音乐停止了，灯光也比从前明亮了许多，出乎大家意料，人们开始如同被魔力吸引住了一样，纷纷靠近西佛拉斯。他们仿佛是在听一个神奇的故事一样围着他，可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么简单，西佛拉斯不同寻常的面孔已经足够引起观者的注意，在人们心里种下一颗难以琢磨的好奇心。

他顿了顿，说道：“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里德府上空的乌云！那块乌云！没有谁比我看得更清楚了。我看到男主人正向着顶层奔跑，他狼狈地跑，那乌云浓缩在他上空，然后……然后，一束光芒从乌云中穿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绝不会是幻觉！是一束光！没有响声，没有反射，我再次透过窗户看到他被那束光打了个正着！他倒下了……”他慌乱地咽了几口烈酒，“太可怕了……我去报了警……我把目睹的一切告诉了他们，整整描述了半个小时！他们一定以为我疯了！我的心口闷得慌……我感觉自己会在人多的地方死去……一定会这样……”他越说越小声，看他的神情似乎更加痛苦难耐。

所有人都看着这可怜的男人，很快，人们纷纷交头接耳，带着冷笑与嘲弄，彼此安慰。几个角落里的外地佬对此漠不关心，觉得这个疯子说话真是异想天开。

中年妇女说道：“当我三年前来到这儿的时候，便听说他们家被小型飓风给破坏了。”

“据说当初府里闹鬼！”另一个人说道。

“估计警局那帮人厌透了里德府，真让人头皮发麻。”吧台前的男士说。

当烈酒让西佛拉斯的内心由恐惧变为兴奋时，他身上血液的走向已经不再听身体的指令。他恍惚地说着，说着他都听不见的话——什么？这太荒唐了！他有些不适，的确……人们在大声地互相说着，人们的脸已经扭曲，他看到。那些人无意识地张着嘴巴，所有人在他面前嬉笑着，他觉得有点羞怒！老板娘一边拿起电话一边将旁边的人的头发扯下来，上面布满了表情可憎的脸，变得潮湿，巨硕，像地窖中冰冷的石墙。所有人笑呵呵地面对他，一起将手指折断，露出蛀虫一般鲜黄色的血管，那些人开始像蛋清一样混合在一起，从衣服上滑落，古怪与绝望共存。他的眼前肉色鲜明，夹杂着头发，眼睛，嘴唇，他闭上眼睛，却依旧看到那些可怖的东西，耳朵里不断有咬牙切齿的响声，酒吧似乎变得异常刺眼。他开始尖叫——

现实中，所有人注视着他，看着他晃头晃脑的样子。西佛拉斯站起身，突然剧烈地咳嗽，仿佛要把整个喉咙吐出来。他的身子不断下倾，这一刻，他倒在了地上。当人们想围过去看个究竟时，他的咳嗽声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无止的挣扎，他的手脚无法翻滚，却不断抖动，就像囚于无形的盒子中。他将双手卡在喉咙上，脸色变得苍白万分，毫无血色，就这样，他在痛苦之中停止了呼吸。

人们都慌乱起来，只见尸体逐渐在干枯，软化。最后，他的脸就像是一张烫软的塑胶覆盖在骨架上，眼珠子惊人的突出，像酒杯中浮起的浅黄色柠檬。人们不断地尖叫，女士们不安地逃窜。有的人号啕大哭，有的人连滚带爬，有的人昏厥倒地。

有些事情，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温切斯尔小镇的一家医院中，绝望而沉默的芭芭拉与她六岁的女儿多妮奥坐

在椅子上。芭芭拉一副惊魂未定的神色，目光涣散，像是被人狠狠扇过好几巴掌。她的女儿想要牵她的手，被她挡开了。

芭芭拉神经质地颤抖着，她用牙齿咬着嘴唇上的死皮。

多妮奥望着母亲如蜡像般死灰的脸颊，听着她念叨来路上一直重复的话语。

“妈妈。”多妮奥悄悄地唤道。

母亲的眼神落下来，眼眶中血丝遍布。

“爸爸再也回不来了吗？”多妮奥平静地问道。

芭芭拉并没有回答女儿，她陷入沉默，嘴角甚至牵扯出一种冷漠而又鄙夷的弧线。她内心交杂着怨恨与感伤。她没有想到这一切还是发生了，她本以为女儿的出生会改变家族的命运，然而不幸还是降临了。她失去了丈夫，并深知自己远远没有丈夫爱自己的女儿。她只是诞生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实体，在爱的表面之下，她只是生育的工具，她全靠丈夫，毫无憧憬，行尸走肉般愿意腐化在大宅中。丈夫支配着财产所有权，拥有着里德家族的男人与生俱来的控制欲。现如今失去了尽职尽责的亲人，她感到心灵正在飞速坍塌与瓦解。

“命运真自私。”她突然冷冷地看着多妮奥。

芭芭拉无法阻止和逃避，多妮奥也不能，万万分之一的希望，只是一场百分之百的绝望。芭芭拉承认，里德府曾经确实发生过许多怪事，在宅邸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潜藏着发人幽惧的事物。她从背弃自己的家人踏进里德府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去面对这深居的生活。吉斯·里德像是她生命中必现的符号，现在是她所有寄托的完结。她怀念和丈夫在田园马场的相识，她没有多少学识，只想逃离家庭纷争带来的各种局限，在她看来那是一座可怕的囚所。吉斯与她的相遇是温情的，里德府就像他们的永生的伊甸园，在高大的耸入云霄的图书厅阅读不经意选出的故事。

这么多年来，人们试图去否认这个偏远大宅的存在，传言让人们信以为真，他们远远看到那座起伏的黑宅坐落于天边，就像降世的恶魔。于是他们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或者把这边的窗子水泥封住，凿开墙的另一边，宁愿造一个参差不齐的窗台。她并不在乎，有了吉斯，她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自私？”多妮奥避开母亲的眼神，默默地念着这两个字。

她完全明白这个词的含义以及所带来的重量。

每逢周末来临，肥胖的家教罗拉会开车来里德府，教多妮奥认书识字。如果不是因为高昂的酬金诱惑，罗拉才不会放弃自己旅行时间来这里受罪。她的要求有——要在户外进行家教活动，遇上阴霾天绝对不会来……诸如此类，吉斯·里德允诺了这一切。他希望这位神赐之女能够受好的教育。多妮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的知识接受面广阔，识字能力迅猛提升，时时看到她翻动家中的书籍。她的童年被某种无名而又神奇的力量推动着，促使她拥有超越同龄者的早熟。自从罗拉听到多妮奥静静地对自己说：“你对金钱所带来的愉悦远远超过你的恐惧。你让我认识的所有词汇都拼凑不出你逐欲的野心。”罗拉拿完这次的赏金后就再也没出现在里德府。

于是，多妮奥郑重地对自己的父亲说，她不再需要家教。她可以自己阅读故事入睡。芭芭拉看到了女儿超乎同龄人的沉稳，在长时间孤立的环境中，孩子竟没有自闭。检查她的心理医生希望她的父母能让她去更好的地方进行学习。

“更好？世界上没有比里德府更好的地方！”里德先生一瞬间弹跳起来，眼神空洞，如同邪教的痴狂者。而身后的芭芭拉则希望女儿离开，至少她可以与丈夫回到过去那些轻松的时刻，她绝不想要里德先生打断计划为了陪多妮奥阅读或清洗身体。

一名医生从验尸室走出。实际上，这次还特地从里昂请来两名法医共同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护士招呼那名医生接电话，他急促地说了几句“抱歉”后便径直朝芭芭拉走来，她神情庄重地站起身，快速地拭去脸上的泪痕，指甲无意识地抠着湿润的渗出汗的指缝。她垂在丝绸裙上的双手如此无力，这一刻，她必须承受。

多妮奥睁大双眼，看着眼前的大人。她竖起嫩红的耳朵，仔细聆听这次不幸。

“我想是否让孩子……”医生有些担忧多妮奥。

“就让她留在这里。”芭芭拉斩钉截铁地说道。她深知所有的可怖终究会来临，她想要多妮奥早点接受现实，她居高临下地看着女儿，目光如冰冷的火炬，带着令人恐惧的沉寂，将心中的怨恨分给女儿消受。

“我们通过对尸体的检查，他遭遇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凶猛的刺激。死者的头部及腹部，全部爆裂。各种组织全部死亡。令人费解的是，尸体在若干小时后的

状态变得极度湿润，这是罕见的，死者的眼球处于爆裂状态，他似乎遭到了某种高放射性的强光直接辐射而死。”

芭芭拉怔住了，她甚至没有来得及细细思虑。她莫名地痛恨这里，痛恨身边的所有物件，甚至包括裹在她身上的暗红色绉纱。她痛苦闭上眼睛，微小的呼吸声刺激着她的耳膜，像一把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穿插进她的脑袋。

而多妮奥，可怜的孩子，她听得懂医生所说的每句话。

“我还可以去看他吗？”芭芭拉问。

“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同意你的要求，尸体理应尽快火化，否则疑有细菌感染。不只是一个死者，据称另一位死者是唯一的目击证人，两位死者的性质几乎相似，都是因同一原因而致死，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奇怪的辐射只会因眼睛注视而导致毙命。”医生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不想听下去了。”芭芭拉神情恍惚。

医生点了点头，扭身回到办公室。

蹊跷的事物重现，大钟的声响仿佛死神的夺命铃。她的疑惑此刻像一把锋利的刀片，在沉闷或爆炸的生活中割裂出巨大的神秘豁口。这个彻头彻尾的诅咒，将是个扑朔迷离的谜题。隐藏也许比暴露好。是黑暗深处的恶魔，还是别种的神灵？

芭芭拉无意识回想一些让她心惊肉跳的往事，是她亲眼看见的，三年前宅里出现一个神秘女郎，芭芭拉在夜晚看到她，在窗台前。那时她离开卧室，被出现在眼前的鬼魅吓了一跳。神秘女子的额上扭曲如肿瘤，飘忽不定，似乎有什么话要说，犹豫而且忐忑，又突然神秘地消失了。这一幕，芭芭拉至今记忆犹新。

曾几何时，芭芭拉想要寻求真相，这比登天还难。死亡在她丈夫身上证实，它一定将会缠绕到多妮奥的身上。她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她没有办法保护女儿，甚至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她只想要她的丈夫回来，她愿意浑浑噩噩过着受丈夫照顾的日子。如今她想摆脱多妮奥，也许不至于万念俱灰，也许就可以远离死亡的余音，母性在她身上荡然无存，一丝不起眼的驱逐之意开始在她心中滋长。也许这个念头从一开始就根深蒂固了——从她紧紧怀抱着丈夫睡去时。她像一个永远处于梦呓的痴女，深深迷恋着眼前的男人。

“你留在这儿！”芭芭拉忘记刚才医生的警告，应该说，去他的警告，她要



去看吉斯·里德，曾经和她浓情蜜意的丈夫，他们有过无比甜蜜的时光。直到多妮奥的诞生将之变得平淡，乏味。

多妮奥平静地点点头，毫无异议。

芭芭拉穿过走廊，她的憔悴也掩饰不住内心那点冒犯的亢奋感。似乎有某种强烈的声音在召唤她，让她想见到吉斯·里德，最后见他的遗体一面。她灰黑色的裙角如同暗夜幽灵般忽闪，在电梯门口停留，直到“叮”的一声，她箭步走进电梯，按下了地下室的楼层，她的期盼盖过了恐惧，周围空气越来越冷，汗水凝结在她紧握的双手中。她不要触摸成为骨灰的丈夫，她需要实体，她还能触摸到他的皮肤，还能看见他的身体，给他留下戒指。“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前面有两个护士正要出来。芭芭拉抄了一条小门，躲进里面。

一个护士肥厚的嘴唇一开一合嘟囔。另一位年轻护士捂着嘴。她们挤进电梯，使劲按着关门键，仓促得一秒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芭芭拉重新出现在地下室走廊里，这里光线昏暗，似乎为了安抚逝去的魂灵。芭芭拉看见十六号停尸房赫然出现在转角，这时身后出现一名医生一手拿着资料一手拉开门，就在一刹那间芭芭拉嗖地溜进了停尸房，轻轻锁上门。是这里没错，眼前一具尸体干瘪扭曲地暴露在台上，她走近他。这不是吉斯·里德。

一股巨大的伤感笼罩着她，像是被紧紧束缚住的鲑鱼，她松开自己的衣领，指关节擦拭着眼角。她好想听到丈夫的声音，它似乎在她脑海里回响，慢慢地流淌到她的耳边。

“亲爱的。”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芭芭拉身后响起。

芭芭拉应声回头，眼前的一切让她惊讶万分，停尸间弥漫着蚕丝一般的薄雾，她眯着眼睛看到了吉斯·里德站在地上，清晰，沉重地站在飘起的薄雾背后。

他的脸庞完好无损，甚至变得年轻而又坚毅，就像芭芭拉初次遇见他那样。他分明活着！

“亲爱的，是你吗？”芭芭拉轻声唤道。

男人迈过薄雾，薄雾随着他的走动而弥漫开来，就像湖水的涟漪一般。他走到芭芭拉身前，用结实宽厚的手掌抚摸着芭芭拉的脸颊。“我就要走了，是你叫醒了我，我看见了心底的欲望，亲爱的，不要压抑它们。”男人的手掌顺势抚